

## 把脉沧州中医药文化·名医访谈

## 聚焦国家中医药 传承创新发展示范试点项目建设

### 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 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落成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近日，盐山县寿甫中医医院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正式落成并投入使用。基地包含文化长廊、文化墙、标本墙三部分，内容设置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

文化长廊位于广场两侧，与张锡纯雕像遥相呼应。一侧为张锡纯年谱，勾勒了张锡纯生平作为。张锡纯一生学术成就非凡，尤其是他衷中参西、古为今用、洋为中用、守正创新的精神，成为盐山中医药文化宣教的一个窗口。



## 杏林动态

### 运河区卫健局 “中医药文化服务月” 传岐黄薪火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近日，运河区卫生健康局组织辖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，在信誉楼商厦朝阳店广场，开展了以“传岐黄薪火 享健康生活”为主题的“中医药文化服务月”暨《中医药法》实施七周年宣传活动。

活动现场设置了宣传咨询区、中医义诊区、适宜技术体验区、中药茶饮品鉴区、中草药展示区，全方位展示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。

### 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 9个科室被认定为 省中医优势专科及建设单位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近日，经省中医药管理局评定，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血管科等7个科室被命名为省中医优势专科，急诊科、皮肤科两科室被确定为省中医优势专科建设单位。

目前，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已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、国家中医重点学科、国家中医重点专科、国家中医优势专科等国家级专科建设项目10个；省临床重点专科、省中医重点学科、省中医优势专科、省中医区域诊疗中心等省级专科建设项目22个。

### 黄骅市中医医院 开展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培训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近日，由黄骅市中医医院承办的中医适宜技术推广培训班开班。

培训班拟举办4期，培训870余人，2年内完成。培训人员涵盖黄骅市中医医院、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站及村卫生室的医务人员。220余人参加了第一期培训。

培训结束后，学员们分组到名医馆、医学康复中心、中医护理门诊、针灸推拿科等中医科室进行实践技能培训。

### 沧县高川小学 组织学生探秘中药百草

本报讯（记者哈薇薇）日前，沧县高川小学开展了“探秘中药百草 弘扬国医文化”主题实践活动。

在沧县中医院，40余名小学生通过聆听中草药知识讲座、参观中药房、体验中医“四诊法”等形式，对中医药文化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入的了解，近距离感受到了中医药文化的魅力。

据了解，高川小学把“中草药进校园”作为传承中医药文化的切入点，通过采集辨识中草药、拓印中草药团扇、制作中药香囊、调制中药饮等方式，让学生在寓教于乐中了解中医药文化的内涵，激发他们对中医药文化的兴趣。

高川小学校长贺耀海说：“下一步，我们将继续以中医药文化馆、中药材基地为依托，不断创新中医药文化的学习形式，多途径带领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。”

## 国医大师王庆国：

# 传承岐黄之道 培养中医人才

本报记者 哈薇薇 本报实习生 尹天阔 摄影 傅新春

近日，国医大师王庆国及其团队，来到沧州中西医结合医院，围绕《伤寒论》中的经典名方和燕京刘氏伤寒学术思想开展了为期2天的授课。借此机会，记者采访了这位从沧州走出去的国医大师。

### “24字”教会做人医之道

记者：您因何走上学习中医的道路？

王庆国：我的老家是青县曹寺镇王召庄。听老一辈讲，我的祖上出过名医，曾做过太医院院史。不过，听着治病救人故事长大的我，却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一名科学家。后来，外祖母病倒了，送到医院后被确诊为缺血性中风，因那时的医疗水平有限，命虽保住了，却落下了偏瘫。看着外祖母被病痛折磨，我却无能为力，于是又立志学医、治病救人。

命运使然，1969年我被分配到华北油田工作，开始做卫生员，学着给人拿药、处理外伤。后来适逢推荐上大学的机会，我幸运地被推荐到辽宁中医药大学，正式走上了学医的道路。

记者：在学医路上，对您影响最大的是谁？谈谈您和他之间的故事。

王庆国：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伤寒派大家刘渡舟先生。刘老师是临床学家、教育家、中医药学家、北京中医药大学奠基人之一，我能拜在他的门下，是一件幸事。从1988年博士毕业留校，直至后来走上教学和行政岗位，我和刘老师朝夕相处了21年。他对我影响非常大，在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上，老师都是我的领路人。

曾经有件事，让我记忆深刻。那时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，自认为中医基础很扎实，却经常遭到刘老师的批评，比如学习不够努力、掌握的知识还不够等，别的科目我经常能考到高分，但刘老师这门课我却只能考70多分。当时还以为老师在故意刁难我，后来才明白他的良苦用心。

记得有一天刘老师对我说：“庆国，我给你写几个字吧。”我非常高兴。只见他表情凝重、下笔有力，一共写了四联：守有度、节有礼；尊所闻、行所知；胆欲大、心欲小；智欲圆、行欲方。我当时不太理解，后来才渐渐悟到这24个字的深意，他是在告诉我：做人要有礼有节，做事要知行合一，行医要胆大心细。他将自己的为人、为事、为医之道潜移默化地传给了我，也把燕京刘氏伤寒流派的传承交到了我手上。此时，我才明白了老师的一片苦心，他是在磨砺、培养我，让我改掉身上的毛病，更好地完善自己，以承担起学派的传承任务。

### 中医人才培养方式需创新

记者：多年来，您一直致力于伤寒派研究，对于中医的学派论持何种看法？

王庆国：学派是中医学术发展的承载。这家学派提出一个新的观点，那家学派提出另一个新的观点；这个学派善

### 树立中医药文化品牌

记者：近代中医大家张锡纯是中西医结合的倡导者，您如何看待他的学术思想以及对中医的影响？

王庆国：大医张锡纯是我非常敬仰的中医先贤。上大学时，我就读过他的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，书里有很多

的就是御林中医堂。他一生乐善好施，对于没钱看病的穷苦人，经常免费施方施药。

记忆中，父亲对中医的痴迷是深入骨髓、融入血液的。父亲喜欢搜集各种有关中医药方面的书籍、资料以及民间中医药方、验方、秘方、偏方等。他经常指着这些“宝贝”对我们说，这是老祖宗留下的，要传承它、善待它。

经过了抗日战争的磨砺，父亲对党更加忠诚。平津战役时，他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上级交办的紧急任务。一直到解放战争结束，他始终没有停下为老百姓服务的脚步。他说，中国的前途一片光明，复兴一定会到来。

父亲一生热爱中医学。闲下来时，也会给我讲授其中的道理和精髓。虽然我并未走上学习中医的道路，但中医对我的影响却是一生的。

临终前，他把生前读过的中医书籍和自己抄写的医书悉数传于

于用这类药，那个学派善于用那类药，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不断创新的土壤，这也是中医学不断进步的动力和源泉。

另外，学派的产生也从侧面说明了中医不是固化的，在整体观、辩证观的基本原则不变的前提下，学术内容是在不断补充、发展的。中医永远在守正创新。张仲景守正创新，所以出现了《伤寒杂病论》；孙思邈守正创新，所以出现了《千金方》；现在我们在培养中医人才，在人才培养方面有哪些体会？

王庆国：现在学医的人虽然很多，但要成长为真正的人才并不容易。所以我认为，教育体系应该立“人”的培养，特别是中医学教育体系，应该建立自己的独特模式，要不同于西医学体系，要培养具有中医思维的中医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教给学生如何治病。

为何中医教学生不好教，因为过去学生只能通过跟着师父抄方学习，没有十年八年很难出师。于是，我就一直研究，如何才能让学生快速成才。我提出了“三步一思维一六治一十六方略”的诊疗范式，以此培养学生，可以让他们快速成才，有的学生很年轻就已经成长为名医了。现在，我正把这一成果形成可以推广的课程，让更多人受益。

王庆国：个人觉得沧州要下三方面的功夫。一是关于几大中医学派：中西医汇通学派、伤寒学派、河间学派要整理清楚。比如张锡纯的学术思想就非常好，方子很好用，我们要把他的医学精髓整理好。二是要用得上。整理好后，还要把这些精髓用到临床、用到为患者解决问题上。三是要进行科学研究，证明这些药方、药物的机理。比如我们最近有一个重点议题，就是研究河间学派的一个治疗缺血性中风的方子，它的机制是什么？它为什么能解决问题？通过进一步的扩展，以流派带动中医学发展，并最终树立起沧州的中医药文化品牌。

### 中医药也应拥抱现代科技

记者：您认为中医药作为传统产

业，应如何拥抱现代科技，搭上现代化这一高速列车，更好地守护人类健康？

王庆国：科学技术是为中医服务的，它不能完全替代中医。比如最近很火的AI诊脉，同样一个病人，10个国医大师看，能开出10个不同的方子，吃了都有效。但AI如果学习了所有国医大师的技术和思想，未必能对症下药，所以AI只能为医生诊断提供有益参考，最后的处方还得由中医决定。

针对具体病人给出具体诊疗方式，被认为是临床医学的最高境界，也就是中医提出的辨证论治、三因制宜，所以中医这些理念与现代医学高度吻合。中医学过去也有一个问题，科学性很强，但科学技术水平不足。如今我们的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阶段，完全可以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进行中医研究。中医药和世界接轨，也必须搭上现代科技这一高速列车，把中医药的原理、机制讲明白，让人们真正接纳中医药和中医药文化。

记者：应如何提高中医药文化的影响力？

王庆国：中医药是中国的，也是世界的。中医药文化传播既要面向国内，又要面向世界。目前，中医药文化在近200个国家和地区得以广泛传播，《中医药典籍《黄帝内经》《本草纲目》《四部医典》被列入《世界记忆名录》，中医针灸、藏医药浴法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中医药文化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。

同时，也必须看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。进一步赋能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，助推中医药文化走向世界，需要不断探索适应中医药文化国际化的新路径和新形式，让中医药文化走得更远。



王庆国在南川国医堂指导小学生做中药香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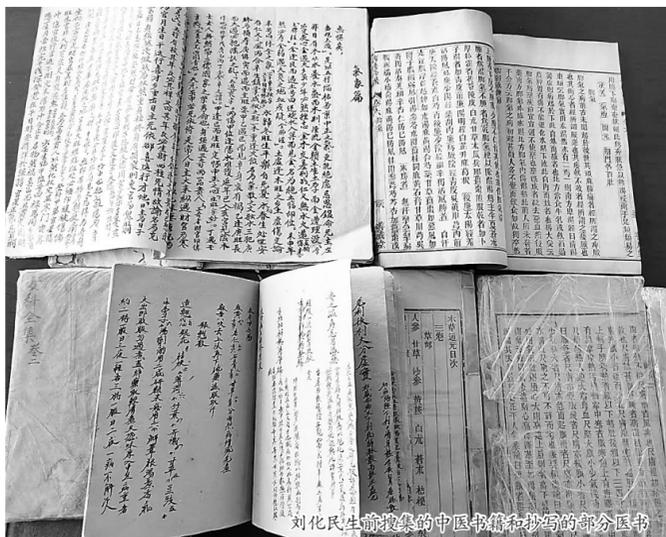
## 父亲的“遗产”

近几年，也许是人老了的缘故，每当夜深人静，我都会找出父亲留给我们的唯一遗产——一批书页泛黄的中医书籍。当我小心翼翼地翻看它们时，父亲的笑容宛然在眼前，谆谆教诲犹在耳畔。

我的父亲刘化民，原名刘羽林，山东陵县土桥镇刘家铺村人，1905年出生在一个富庶殷实的农民家庭。受父辈影响，少年读书学医，青年行医从商。凭着出色的医术和经商头脑，他成为当地首富，加之善交际、乐助人的性格，深受周围人的尊重和爱戴。

1944年，父亲此时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。为掩护身份，他在天津、德州、沧州等地建立了圣基商贸和御林中医堂。他一面暗地里搜集药品、运输物资，偷偷为伤员治病疗伤，一面打通关系，通过为敌人治病赢得信任，获取情报。

那时，父亲的医术远近闻名，御林中医堂更是当地响当当的中医品牌。老百姓只要看病，最先想到



刘化民生前搜集的中医书籍和抄写的部分医书

我，希望我不负遗愿，多行善举。如今，父亲生前搜集的各种中医书籍都变成了我的枕边书。因年代久远，书籍已经泛黄，纸张变脆。

我将它们悉心修补、保存，以期将来作为家族的特殊传承，传给后辈儿孙，作为对父亲最好的纪念。

刘吉祥讲述 哈薇薇整理